

東協當前對越南的立場與策略

羅石圃

自印支三邦相繼淪于紅流，河內已成三邦的馬首，東南亞今後的戰爭與和平，都可由它決定。過去「東協」強調「等距離」外交——不惜推遠美國以換取河內友誼，便不難窺知此一區域組織要求睦鄰的苦心。惟自今年以來，無論對越共侵棉及其輸出難民所作的譴責，「東協」態度已一反往常。其立場與策略究竟如何？都值得深入探討。

一 「亞西安」成立以來的貢獻

由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賓等五國所組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或「亞西安」，於十二年前成立，當時雖值越戰方殷，泰、菲都有美軍基地，並出兵參加越戰，但此一區域組織，則以經濟技術合作及文化交流為目標，並不涉及軍事聯防，究其用意，顯然在於避免捲入戰火。惟以中越共及蘇俄都視「東協」為眼中釘，除抨擊它乃美國僕從集團，及「東約組織」附庸而外，並進行挑撥分化，尤其指使各國共黨將叛亂擴大升高——在國境邊緣互相呼應支援，以便破壞各國的團結合作^①。

「東協」不擴大為軍事聯盟的立場，雖經一直遵守不渝，但會員國間的雙邊聯防剿共，則不在此限。由於泰馬的雙邊聯防，已使馬共在泰南的窠巢遭到不斷打擊，接着又有馬印聯防剿共、印菲海上聯合巡邏以及新馬保安合作。這些雙邊聯防措施，對遏阻共黨擴張所發揮的力量，都是由「東協」的團結合作而來。更重要者，為五成員國之間，所有磨擦糾紛，都可經由各國當政者的面談協調得以化解，使共黨及其同路人無從挑撥利用。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慨然指出：以經技合作為主旨的「亞西安」，在這方面的成就雖並不如理想，但在解決政治磨擦方面所發揮的潤滑功能，則已有了相當滿意的成果。例如馬、菲兩國的沙巴主權之爭，菲律賓竟能於雙方劍拔弩張的情勢下斷然宣佈放

註① 「宣揚東南亞區域合作概念」，朱自存撰。

棄索討沙巴，使兩國關係和好如初，並重新恢復海上緝私合作；又如泰國馬裔回民分離運動，吉隆坡不惜嚴厲制止大馬「回教黨」插手支持，並在回教國家聯合會開會時，一再解釋曼谷並非由於種族及宗教的歧視。凡此都可證明李光耀所說，並非虛語，亦可顯示「東協」在政治上的團結合作的確相當成功^②。

更值得一提的是，爲此一區域組織在外交上的一致立場。五成員國所採對外措施，無不事前經過諮商，事後再巡迴簡報，以免發生分歧，每遇重要外策的決定，除由外長集會商討而外，且有高峯會議的舉行。十二年來，東南亞的情勢可謂風雲詭變，尤其印支三邦相繼被共軍席捲，駐泰美軍全部撤離，造成此一地區人心震撼，赤浪橫流，位於此一地區的自由各國，其所以並未成爲相繼倒下的骨牌，「亞西安」組織頗有貢獻。

二 對越南先前所採取的寬容立場

「東協」雖非集體防衛的軍事組織，但當南越和棉、寮相繼變色及美國放棄對東南亞地區的協防之後，其防衛問題如何解決？實爲「亞西安」的當務之急；而其因應策略則可由一九七六年二月，印尼峇厘「東協」首屆高峯會議所發表的宣言以及所簽署的「東南亞國家友好合作條約」即可窺知。前者在標明成員國經由區域性經濟合作——包括發展工業，增加貿易，克服內部共黨叛亂；後者並不冠以「亞西安」字樣，且由五國分別簽字，旨在表示非「東協」成員國亦可參加，這顯然是爲越、棉、寮的可能加入，預留餘地^③。

一般或認爲「東協」值此人爲刀俎之際，不以軍事聯防去防堵由印支輸入的戰爭，未免是捨本逐末，至少也是避重就輕。殊不知五國領袖的觀點，係以安內爲首要。非總統馬可仕於訪問新加坡與李光耀諮商後，曾經指出：東南亞地區，在未來的十年，叛亂顛覆，將是最大的問題，但將不致有外來的侵略。假如經濟建設停滯不前，給叛亂黨派以可乘之機，便適足以導致「外來干預」^④。這便說明了「東協」對經技合作的加強，正是爲了禦外必須先行安內。

至一九七七年八月，「東協」在吉隆坡舉行第二屆高峯會議，更進一步朝向此一安內目標邁進。會中曾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逐漸消除成員國之間的關稅壁壘，及推行分工發展的工業計劃，作成具體決議，且在聯合公報中標明：對印支三邦的關係，將作進一步努力，俾擴大與政制不同的本區域國家相互諒解及合作範圍。觀乎此一期間，河內與「東協」五國已有不斷的往來，且

註② 「亞西安極峯會議——區域合作催化劑」，陳健學撰，「南洋商報」，一九七七、七、卅一，三版。

註③ 「東協」高峯會議的經緯」，本刊，十五卷、六期，拙著。

註④ 「星島日報」，一九七六、六、廿九，二版。

由開展貿易而互換使節，可知「東協」對越南的委曲求全，不斷伸出友誼之手的立場，已有相當收穫。

當此次高峯會議舉行之時，日本與澳、紐當軸，亦趕到吉隆坡，參加繼後召開的八國高峯會議，除對前一高峯會議所決定的工業設計劃，都承諾了具體的經技支援外，並原則同意放寬「東協」對三國輸出的貨品數量，以便彼此貿易額逐漸達成平衡^⑤。這都表明「亞西安」所採取的以安內禦外策略，已獲得了自由國家的一致同情與贊助。

此後河內與「東協」的往來更與日俱增，連一向被越共抨擊得體無完膚的泰國，亦與河內建立了外交關係，且范文同率團訪問「亞西安」五國時，竟以曼谷為首站。此一越南政府代表團，在訪問各國過程中，除杯酒言歡，表示將與鄰邦和平共處，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而外，並曾作出不再支援各國共黨的諾言^⑥。越共此種由咄咄逼人改變為展示笑臉爭取友誼的態度，「東協」國家領袖都認為此乃得力於其對河內所採取的寬容忍讓立場。

三 意圖將河內導向「南、羅」路線

「亞西安」領袖對河內的估計，原認為北越人口不過兩千五百萬，從抗法戰爭開始，以至席捲南越，經過卅年的戰爭，早已田園寥落，廬舍為墟，自不能不於達成南北越初告統一後，急謀經濟建設，藉使戰士解甲歸田，休養生息，又安能繼續南侵？何況南越廣大人民，先前之所以反對阮文紹政府，並不等於擁護赤色政權，更不歡迎來自北越的勢力統治，連「南解」及其同路人亦有此同感。從西貢淪陷之後，南越的叛亂相隨風起雲湧，可見河內平定內亂已經自顧不暇，又安有餘力向鄰邦進軍。

其次，河內在巴黎和談的最後階段所着重的，在於美國經援其戰後復興，華府亦有了給予它四十億美元援助的口頭承諾，且當時河內正標榜所謂「國家共產主義」的第三勢力，曾表示其對和戰的決策，並非站在中共蘇俄的利害立場，而須決定於越南本身的利益^⑦。這都顯示當時美國有意以經援為餌，使河內遵循東歐的「南、羅」路線；越共亦有意藉美國的經技援助，以平衡中共與蘇俄，避免捲入雙方爭奪的漩渦。果能如此，則河內對自由鄰邦所展示的，當會是和平的笑臉，而不致輕啓戰端。

南越不僅是全越的糧倉，其工商業在美國經技援助下，無論設備與人才，都非北越所能企及。河內的戰後復興建設，勢必以南方為重心。又因南越的工業設備大多來自美國，故其保養修護，零件購置，都必須仰賴自由鄰邦，在原料和產品的運銷方面，亦莫不如此。南北越統一政府成立後，越共在南越軍政社會制度都須北越化的情形下，唯獨在經濟方面，准許私營工商企業保留

註⑤ 「東協」二屆高峯會議後的新里程碑」，本刊，十六卷、十二期，拙著。

註⑥ 「范文同訪泰後的泰越關係」，本刊，十八卷、二期，拙著。

註⑦ 「雷震遠談南北越現勢」，「中國時報」，一九七三、八、九、二版。

，或亦與此有關。

「東協」國家領袖不單是從越南內在情勢，估計越共在東南亞的動向，且進一步追隨美國，接近北平。棉共波特政權斷然停息與泰國的邊境之爭，顯然是泰國總理克利安薩訪問北平，促使中共出面調協的結果。這不僅使位於「東協」前線的泰國不再受到棉共的挑釁，且造成了越棉邊境的烽烟擴大以及中越共關係的劍拔弩張，進而使「亞西安」所面臨的來自越南之威脅，亦相隨而減輕，使越南對其自由鄰邦不得不展示笑臉，更使越共和蘇俄對「東協」所提以東南亞為和平中立區的要求^⑥，表示願予接納。

再從范文同於上年底訪問「東協」五國，搶在鄧小平分訪泰、馬、新之先，及蘇俄副外長費留賓，亦有五國之行，都不難看出：越俄對中共爭取「亞西安」加入其反霸陣線，正在不惜一切地予以阻撓，且可見此一區域組織對越南的和平共處立場，及其靠近北平以擴大共產集團內訌的策略，業已發生相當作用。但自越共武裝席捲高棉開始，整個東南亞情勢，便已起了重大變化，所以「東協」的此一立場與策略，亦不得不重新估價而加以改絃更張。

四 中共攻越未能迫使越軍退出高棉

高棉和寮國位於越南與「東協」成員國泰國之間，具有緩衝區的作用。越南雖於寮國變色後的不久，即在永珍建立其傀儡政權，並在泰寮邊境挑起戰火；但因曼谷對泰寮交通全面封鎖，造成永珍日用品來源斷絕，尤其石油缺乏，交通癱瘓，致使越寮共面對武裝叛亂，無法機動馳援。所以自前年底起，永珍便已對曼谷止戰從和，回復了泰越之間的緩衝地位。而在這一期間，棉共波特政權因越共出動正規軍攻入棉境，兵臨城下，自顧不暇，對泰國也不敢再動干戈。

「東協」國家對共產集團內訌所造成的印支紛爭，既使好戰的越共無暇向自由鄰邦進侵，且以棉共在中共的公然支援下，已與河內兵戎相見，更使高棉一變而為「東協」堵禦越南進攻的屏藩。所以泰國在鄧小平訪問曼谷時，公開承諾了中共假道援棉，及透露雙方已正謀求軍事合作^⑦。此不但顯示曼谷爲了牽制越南，不惜與北平對援棉抗越採取有限度的聯手，且可暗示曼谷的此種作法，並非出於它的獨斷獨行，因爲克利安薩曾經說過：「亞西安」是泰國外交政策的基石。

至今年一月八日，越南竟出動正規軍十二萬人，一鼓攻佔高棉，並在金邊建立其卵翼的亨桑林政權，且對棉共潰軍追奔逐北而直逼泰邊，以致「東協」五國外長不得不於同月十三日——金邊陷落後的第五天，在曼谷召開緊急會議，以商討如何應付越南

註⑥ 「鄧小平訪東協三國的評價」，本刊，十八卷、三期，拙著。

註⑦ 同註⑥。

侵吞高棉所造成的情勢。在他們所舉行的閉門會議中，對越共公然出兵席捲高棉，究竟採取何種策略以維護泰國的安全？局外人雖無法了解，但從閉幕時所發表的聲明：嚴厲譴責外軍侵略高棉，呼籲所有外軍必須立即撤出棉境^⑩，可見「東協」對越共的態度，已漸趨強硬。

此項聲明，雖沒有直接指出越南為侵略者，但已顯示了「東協」五國對河內的一致立場，不再相信它的「互不侵犯」的諾言。由於當時尚有中共軍事人員駐留棉境，「東協」要求所有外軍都必須撤出，亦表明了對高棉的喪失獨立，並不完全歸罪於越南。這又可見「東協」對越共的立場，仍然留有一線緩衝餘地。

曼谷外長會議後，泰國總理克利安薩應邀訪美，適鄧小平亦在美國訪問參觀。當時卡特曾對克氏表明鄧某此行的重要性，接着又在泰美聯合公報中指出：爲了東南亞區域的安全，必須維護高棉的獨立，兩國對此都有同一的認識與立場^⑪。這便是「東協」爲促使越南撤出高棉所運用的外交策略。

其後鄧小平在華府東京，都曾聲言中共即將對河內的耀武揚威給予「懲罰」「教訓」，返回北平後，並即進兵越北，使高棉的戰火，又延燒到了越南本身。此一期間，「東協」五國外長再假曼谷召開特別會議，會後並沒有發表聯合公報，祇授權印尼外長莫達發表聲明，呼籲立即停止印支戰爭，所有外軍一律撤出衝突區，及強國都不能採取擴大戰局的行動。據外電報導：當時曼谷一般人對越南遭到中共的攻擊，喜多於憂^⑫。

從以上的種種蛛絲馬跡，我們不難窺見：「東協」國家領袖認定越共吞棉，在陷入泥淖而難以自拔的情況下，其北部又遭到了中共的進攻，便不能不以它在高棉的撤軍行動，換取中共自越北撤兵。至於中共對越南的攻擊，是否在事前已與他們暗通款曲？局外人雖不得而知，但就上述卡特對克利安薩的透露以及泰美聯合公報中所作維持高棉獨立的主張以觀，則頗耐人尋味。

五 與河內針鋒相對的立場

中共進軍越北，並沒有換取到河內自高棉撤軍即拖槍而回，造成越南更加驕狂。但「東協」恢復高棉獨立的努力，並未因此知難而退，且其視河內為侵略者的一致立場，更趨堅定。這從六月廿八日，在印尼峇厘所召開的五國外長十二屆年會，即可窺見一斑。例如印尼總統蘇哈托在開幕致詞中警告河內：越南與其鄰國的良好關係，有賴於尋求一項永久解決的辦法，並表示「亞西安」爲了達成印支和平，願協助結束武裝衝突，要求外軍撤出衝突地區。

註⑩ 「印支風雲，集體安全」，「南洋商報」，一九七九、七、九，卅一版。

註⑪ 「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本刊，十八卷、七期，拙著。

註⑫ 「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九、二、廿，及「美聯社」香港電，五、八。

新加坡外長拉惹勒南在會中的致詞，尤屬慷慨激昂。他相信此次會議所討論的主題，並不是難民與高棉問題，而是越南問題。首先要討論的：越南究竟是「東協」國家的友邦？還是敵國？其次要澄清的：河內對東南亞所期望的，是和平？還是戰爭？接着指出：河內公然出兵侵吞高棉，以重兵控制寮國，誰能相信這些不是戰爭？他相信越南目前已經對「東協」揭開了戰爭的序幕，不但它在高棉的十多萬武裝部隊已直迫泰邊，砲彈落入泰境，而它所輸出的難民，更是河內政治作戰的「人彈」，向「亞西安」進軍的先頭部隊^⑬。他更進一步指出：此次會議討論的重點，應該在如何防衛「東協」國家不致遭到越南侵略，並不止於難民的人道救濟等枝節問題。此次外長會議開幕時所發表的聯合公報，更曾一針見血地表明：（一）越南必須對其湧出的難民負責，切實阻止難民外流；（二）河內陳重兵於棉泰邊境，對泰國和「亞西安」都是一種直接威脅，危害本區域的和平安全，這枝部隊必須撤出高棉；（三）「東協」宣示支持高棉人為維護獨立自主及民族生存的奮鬥^⑭。

將此項公報與一月間在曼谷所舉行的特別外長會議聲明比較，顯示「亞西安」反對河內侵略鄰邦的立場，已經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在此次五國外長會議的同時，美國國務卿范錫以及日本、澳、紐外長，亦均到達峇厘，接着舉行九國外長會議，除一致重申「東協」對越南的立場，要求河內制止難民外流及自高棉撤軍而外，范錫且強調：華府依據「東南亞公約」義務，一旦泰國遭受侵略，將立即予以協防；所有曼谷需求的美援裝備武器，在供應的時間與運輸方面，都將置於優先^⑮。

至八月十六日，五國外長再匆匆集會於吉隆坡，會議時間祇有兩小時，乃由於所討論的主題，大家都沒有爭論。會議所發表的聲明：（一）呼籲以政治解決高棉衝突，促使河內自高棉撤軍，讓棉人自組政府以恢復獨立主權；（二）敦促安理會將高棉問題列入九月間召開的聯大議程；（三）對即將在哈瓦那召開的「不結盟」國家大會，由新、馬、印為波特政權爭取其對高棉的代表權^⑯。

上項聲明的發表，正值美日等國奔走召開高棉問題的國際會議，以期迫使河內撤退它在高棉的部隊，讓棉人另組政府以恢復獨立自主；而此一期間，美國國會的兩個代表團次第訪問河內，並強調祇有越南接納此一前題，方可換取美越建交。由此可見此次五國外長在吉隆坡的會議，正是為了與華府東京桴鼓應合。至於會議決定支持波特政權在不結盟大會中的代表權，又與河內企圖以亨桑林政權代表高棉出席不結盟大會的立場，針鋒相對。此不僅表明「東協」的外交政策，已趨一致，且更顯示其反對越南的侵略立場，益加鮮明。

註⑬ 「會議開幕紀盛」，「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六、廿九，一版。

註⑭ 「美聯社」，「印尼峇厘電」，一九七九、六、廿九。

註⑮ 合衆社雅加達電，一九七九、七、五。

註⑯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八、十七，五版。

六 引中共以制越俄

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的，爲「東協」有沒有迫使越南放棄高棉的可能？其所採策略能否配合它與河內針鋒相對的立場？關於此一方面，最受世人注目的，爲泰國近年來所採取的親北平外交，諸如克利安薩應邀訪平，邀請鄧小平訪泰，以及曼谷允許中共假道援棉，乃至波特政權被越軍擊潰，到目前爲止，仍然讓北平假道如初，且一直拒絕承認金邊的亨桑林政權。

不過，此項無視於觸怒河內的外交，並不能視爲曼谷的獨斷獨行。這從克利安薩於訪平之前，既分訪「東協」夥伴國領袖，訪問之後，又派其外長向各國分別簡報；以及五國一致堅不承認亨桑林政權，並使波特流亡政府官員，仍可以泰國爲出入國境的門戶，可見泰國的親北平外交，及其對高棉的外策，乃取得了「東協」成員國的同意與支持。至於四國當軸對泰國所面臨的越南重兵壓境，都表明了一旦曼谷遭到了侵略，將立即予以軍事援助，更顯示此一以經技合作爲宗旨的區域組織，今後是否擴大爲軍事聯防，似須決定於越南在棉邊的軍事行動能否對泰國懸岩勒馬？

「東協」所作禍福與共的表示，不僅可以振奮泰國的士氣民心，對河內發生嚇阻作用，也反映出支持曼谷引中共以制衡越俄的外交。越俄之所以突然宣稱承認「東協」，莫斯科且邀請克利安薩與胡仙翁訪俄，以及河內要求與「東協」成員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可能都是爲了防阻此一區域組織墮入北平的反霸統戰戰中。雖然克宮邀請「東協」領袖訪俄，在企圖將他們拉入俄越陣線，但今年三月間，克利安薩訪俄時曾向布里茲涅夫堅拒承認高棉的亨桑林政權，並明白指出：泰國及其夥伴國家一致反對外軍侵駐高棉^⑮。胡仙翁也即將應邀訪俄，一般預料他對越南的立場，亦將與克利安薩一致。

「亞西安」在共產集團內，引中共以制蘇俄，這對越南黷武好戰，等於在釜底抽薪，使蘇俄爲了顧慮「東協」被中共納入其反霸統戰陣線，便不能不約制河內的繼續逞兵。至於「東協」接近北平能否保持安全的距離而不致造成引虎拒狼的後果？各國領袖們對中共在此一地區的赤化陰謀，亦始終未掉以輕心。李光耀最近在西德談到越南一旦攻擊泰國，東南亞勢必出現新的局勢時，便曾指出：中共目前對此一地區自由國家的和平笑臉外交，乃基於它所支持的造反夥伴，尚無力達成它的赤化目標；但對此一目標，北平斷然不會放棄，所以「東協」國家領袖應對此牢記，才是明智之舉。談到「亞西安」的外交立場時，他又說：「我們始終站在自己的一邊，保護自己的安全與利益，如果我們的立場，碰巧與中共或蘇俄、越南等某一方面相同，那也祇是偶然」^⑯。這又可以看出：此一區域組織當前所採的接近北平的外交，祇在制衡俄越，決不許一面倒向北平。再就大馬總理胡仙翁於訪問北平返馬後不久，在國會答覆議員的質詢稱：政府沒有放寬人民訪問大陸禁令的可能，因爲北平仍然支持馬共^⑰。印尼和新加坡

註⑮ 「動盪的東南亞」，實業者，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六、五，十七版。

註⑯ 「中央社」記者紀華煌新加坡電，一九七九、六、九。

註⑰ 路透社吉隆坡電，一九七九、六、十一。

迄不與北平建交，都可作爲李光耀在西德談話的註解。

七 外交與軍事兩線作戰

至於「東協」要求越南在高棉撤軍，並支持棉人組成自己的政府，以便恢復其獨立主權，這項向虎口奪食的企圖，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所採取的究竟是何種策略？關於此一方面，我們可以窺知的，爲外交戰與軍事戰的雙管齊下。

當越南製造的難民潮，以汹涌之勢使東南亞自由國家都感到驚惶失措之時，李光耀先則訪問馬、泰，嗣卽有西歐之行。他向西歐各國揭露河內輸出難民的陰謀，不但對外逃的人敲索大量買路錢，對越南華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且將其第五縱隊由難民羣夾帶外流，一方面讓大批無辜哀鴻擾亂各國社會治安，增加經濟負荷；另一方面又以其特務隨難民滲入，使各國共黨顛覆叛亂升高。他又指出自由世界對越南難民問題，並不單是人道救濟的工作，而在如何阻止河內以「人彈」向東南亞鄰邦作政治進軍？他更認定河內的輸出難民陰謀，與有蘇俄的幕後指使。

李氏所提出的辦法：(一)對河內輸出難民、出兵吞併高棉，及其企圖侵泰，必須相提並論，揭露其侵略野心無所不用其極，並對蘇俄的幕後支持，一併加以制裁；(二)發動全世界輿論，一致對河內與莫斯科予以抨擊指控；(三)所有自由國家，立即停止對河內的經援貸款；(四)召開討論高棉問題的國際會議，促使河內撤兵，協助棉人組成獨立自主的政府。當他在歐洲從事這項遊說期間，適港督麥理浩正爲越南難民湧入香港，亦在歐美從事呼籲救助；同時南海難民，在驚濤駭浪中死亡相繼，令人觸目酸心，以致聯合國難民機關與華德翰秘書長，及世界紅十字會等慈善機關，都在爲難民奔走呼號，所以自由國家輿論與政府，紛紛響應李氏的號召^{②③}。

根據外電報導，布里茲涅夫曾面告范文同，謂難民問題將嚴重影響河內的國際聲譽。由此可見「東協」國家藉難民潮以打擊越俄的外交戰略，已嚴重地刺傷了河內和克宮的首腦，使其不能不設法閃避。同時英、美、法等國亦在「東協」的同一目標下向河內與莫斯科使用壓力，華府且以越南必須從高棉撤軍爲美越建交的前題。因此，繼印尼駐越大使哈迪聲稱范文同已表示同意對高棉問題尋求政治解決之後，美國國會訪越代表團亦有此同樣透露。可見「亞西安」的此項外交戰，並非沒有達成願望的可能。至於日本既與「東協」密切合作，但對河內繼續給予經援，亦並非獨行其是。這由蘇哈托與馬可仕會談時，表示爲了維護東南亞的穩定，斷不可將越南逼入外交政治的死角^④，卽不難想見東京的援越，似已得到了「東協」的諒解。

「東協」對越南的作戰，並不止外交，在軍事上，亦早已展開了反擊。除泰國繼續讓中共假道援助波特部隊抗越而外，並有

註^② 「越南難民和峇厘會議」，「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六、廿七，卅一版。

註^③ 「路透社」馬尼拉電，一九七九、七、廿三。

跡象顯示曼谷對高棉抗越游擊隊亦給予支援。例如棉境抗越武裝被迫退入泰國時，雖都繳下了所帶的武器，但泰方將他們驅逐回棉時，又將武器發還。這顯然是讓他們休息整補後再回棉作戰。他如泰國將高棉難民驅逐出境，都是以軍車運送，並於夜間行動，顯然又是將他們從受到越軍攻擊的棉邊，經由泰境轉入不易受到越共軍攻入的高棉荳蔻山區。至於此項援棉抗越的軍事行動，是否出於曼谷獨行其事？這由五月底，印尼空軍運輸機於戒備森嚴下不斷來往印泰的秘密行動²²，獲得線索。如果我們了解高棉境內仍然存有施亞努執政時的俄援裝備武器，如果我們假設至今已有一部份此種武器落入高棉抗越游擊隊手中，則不難想見印尼軍機向泰國秘密運輸的物品，當與泰國對高棉游擊隊的援助，具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印尼亦曾接受蘇俄的軍援，或許尚有剩餘軍品及配件可資接濟。

然而，泰國假手中共及其直接援棉，如果都是爲了促使波特政權捲土重來，而此一殘暴政權，不僅已使棉人備受荼毒，且其過去不斷向泰邊挑釁及支援泰共叛亂，曼谷亦記憶猶新，一旦支援它驅出了越軍而重掌政權，泰國及其夥伴國家，豈非養虎貽患？殊不知高棉的抗越游擊武裝，除棉共殘部外，另有經由美泰編練的前「自由高棉」武裝，及棉裔泰人援助龍諾政府的志願軍，彼等已由先前的反波特政權，轉變爲聯合抗越，泰國和「東協」所援助的，便是這些高棉自由武裝，美國中央情報局亦不會袖手不管，而中共在印支所支援的叛軍，更是祇求反抗河內，並不分左右立場。可見東協的目標，仍然在援助棉人爭取恢復獨立。

八 結 論

「亞西安」對越南所採取的針鋒相對的立場，及其所使用的外交與軍事聯合作戰策略，雖不失爲應付當前印支局勢的權宜之計，但值得顧慮的，爲其靠近北平以制衡俄越，能否確實保持適當距離而不被中共所利用分化？尤其在泰國方面，自泰共公開分裂後，親北平的泰共固曾表示願意加入政府軍並肩抗越，設在雲南的「泰國人民之聲」電台亦經停播反政府的言論，但這些都能是北平的木馬屠城之計。有蘇俄當年援助國民政府抗日，及中共參加國府抗日的前例在，曼谷和「東協」領袖斷不可忽視北平的笑裏藏刀，更須慎防歷史悲劇的重演。

至於目前在曼谷出現的羣衆及學生請願抗越怒潮，其中絕大多數固然是出於滿腔愛國熱忱，然而共黨一向慣於利用羣衆愛國狂熱來達到它禍國殃民的目的，中共在抗日戰爭前對於大陸各地洶湧學潮的利用，固可作爲泰國當軸的前車之鑑；而前不久泰國親俄派共黨所製造的民主學潮暴亂，幾使此一佛教王國不流血而變色，相信泰國朝野也都記憶猶新。因爲共黨的羣衆戰一經形成狂瀾，將使當政者對內外政策都無法掌握，這都是「亞西安」領袖在對越策略上所必須時時警惕的。

註²² 「合衆社」雅加達電，一九七九、五、廿四。